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序十

江陰李貫之七十序

江陰自葛文康父子以文學顯於宋而陸子方王元吉孫大雅之徒相繼而起故其鄉多博雅好古之士如貫之李先生其人也貫之之為人孝友篤誠束修厲行衣冠儼然不苟訾笑有古先民長德之風至其讀書好學老而益堅則有如尤延之之所謂饑以當肉寒以當裘孤寂以當友朋而幽憂以當金石琴瑟者殘編蠹簡寤

采訪求橫經籍書朱黃錯互虞監之親鈔杜侯之手跋充棟宇而溢機杼江以南艷稱之晚尤研精於禮學自漢唐以來所謂共氏而分門同經而異註者蓋將會而通之以求得乎先王之遺意經學之不講久矣如貫之者其可謂强學蹈道卓然而不惑者也貫之今年七十矣頃年史局弘開諸薦舉布衣方聞有道之士章滿公車顧未有及貫之者人或以是爲媿且以爲貫之惜焉而余以爲是非知貫之者也貫之守其樸學不屑爲琱繢補綴之學以說聞動衆故世

之知我者希而堅坐於荒江寂寞之濱漠然而自貴令其游先揚聲有譁世釣名之志世苟知我而其中之所存者已薄矣宋之嘗秩以經學爲歐陽公所知比秩從荆公之招遂匿其所著春秋學不以示人歐陽公深愧之而荆公亦心薄焉令之處士其明經未必逮秩一旦逢世則其不爲秩者亦或寡矣貫之經明行修忘貧屏貴使鄉邦之士友有所矜式考閙而獲免於面墻著書葩禮討論異同使先王之遺書與先民之話言猶不至於澌滅令世有歐陽公亦必眞

以處士相題目而王平甫亦不復有春秋倚閣之戲世之不知貫之斯世之愧也又何足以爲貫之惜乎余與貫之皆有好書之癖每從貫之借書未嘗不倒庋相付也余不喜爲生辰稱壽之詞而於貫之不能以無言故爲序其意如此昔葛文康好借書嘗以酒券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詞林至今以爲美談余之文豈足以代文康之酒券乎抑亦如諺之所云借書一瓻者聊以博貫之之一笑而已矣

于潤甫七十敘

神宗末士大夫奮臂鉤黨而金壇于中甫尤爲世所指名中甫之弟潤甫以明經佐建寧郡三年大計當上考冢宰欲黜之藩臬長爭之力冢宰笑曰吾亦知其賢顧安有于某之弟可尚繫仕籍者耶竟坐黨人弟免官而潤甫亦先事拂衣歸矣潤甫歸與中甫優游結隱不關人事中甫營梵川潤甫營雲林皆極水木園池之勝中車權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者中甫歿又十餘年潤甫之名德益高其神情益王所謂雲林者水益加寬木益加章其子姓之

蘭茁其牙者亦皆鸞鶴停峙稱其家兒而潤甫年已七十矣余嘗謂中甫之爲人如喬松千尺節目磊砢未至其下已知其有回挽萬牛之勢潤甫如千金之玉肉好若一溫潤清越廉而不劌珪璋特達人可以望而知也二甫之性量節度不同至其慷慨引大節急病讓夷惇重然諾則固未嘗少異也當諸公結交之日繆仲淳以布衣稱長兄仲淳沒潤甫經紀其後事卹其寡婺奮身爲之不以煩顯貴人余再起再躓已已被逐相知者縮頸莫敢過其門潤甫獨衝風過

余執手相慰勞余歎曰此與妖書大索時中甫之周旋歸德何以異哉潤甫之志義卓犖如此蕭閔澹漠不自表異若無所與於世而世亦罕有知之者斯可爲一歎也雖然余竊爲潤甫幸焉凡人世之榮華富貴與夫美名奇節皆造物者之所吝惜也咎譽悔吝往往相感相攻終身羈絆而不能自解釋者多矣王荊公宋所謂黨人之魁也用新法以斬艾元祐之賢者幾無遺種可謂得志於時矣然其登茅山之詩感嘉平之改臘懷子房之高風蓋霜筠雪竹歸與投老

之思其託寄不一而足也陶隱君世所稱山中宰相也處齊梁之亂世逃名於外兵奮筆於别錄微窺其中殆亦有憂患焉潤甫所居去茅山百里而近詠荆公之詩章覽隱居之遺跡俯仰今古其能縱浪塵世脫然而無累者有幾人哉嘗試與潤甫閑寤靜夜細數三十年來升沉死生之故不過目睫耳如中甫者嶔崎歷落固已終身爲勞人矣彼四明諸公炎炎隆隆彌天而蔽日者今又安在哉潤甫有器而不見賈有才而未盡試歸餘悉盈不爭於造物而得全其天

年亦已足矣隱如陶貞白顯如王介甫彼皆有欿然如不足者而況其它乎以此爲潤甫壽不亦可乎余將輕帆過潤甫信宿雲林之下酌艮嘗之醴訪福地於虛臺便闕之間歸與投老從潤甫而後焉潤甫其許之否也

于潤甫八十序

當潤甫之年七十也余爲其稱壽之詞敘述其兄弟聞韋連鈎黨左官禁錮之故與其暮年結隱子姪秀發園池花鳥之樂家庭門第之盛潤甫喜而張之於壁登堂稱壽者睇視其文皆相

與頌述以爲美譚今年壬午潤甫壽八十矣潤甫以目疾堅謝賀客客揣其意更欲得余之一言以侑一觴夫生辰爲壽之詞一而足矣是固韓子所謂千歲萬歲之聲聒耳而歸熙甫以爲横目四足之徒皆可爲者也是亦不可以已乎雖然十年以來陰陽人道之變潤甫之經心而動目者不爲不多矣以余一人而言之牢修未竝之獄鉗網於前李亶舒定之章譎讕於後當其錄牒旁午蜚語錯互之日潤甫之爲余中夜屏營嘗饗而歎息者數矣介恃 聖主保全俾

雪得以收召魂魄復爲平人高天化日之下得與潤甫燕喜稱壽稱一尊以相屬豈不幸哉當
聖明全盛之世權臣伎相障咫尺之天與五里之霧高下在心生殺在手曾未幾何偃月之堂格天之閣殆將化爲飛塵鞠爲茂草矣傳燈護法之流有再拜賜死涕泣雉經求屬其首領而不可得者矣有彤弓盧矢專征出鎮欷歔仰藥蒿席裹身者矣其氣焰之赫奕譬之飄風之怒號而暴雨之驟至也其聲利之熏灼譬之木槿之朝榮而蜉蝣之夕化也潤甫以局外之身

靜觀而縱覽之不當爲之盡然一笑滿引而自壽矣乎潤甫雖病目眚動止須人然其神益王齒髮益壯茂而所卜築雲林者千章之木百畝之竹清池曲臺甲於江左杖屨時至歌咏間作執化人之袪而游於清都紫微默存而自失所居所游猶嚮者之處也潤甫從游於憨山紫柏發明心地其知所謂無目而視無耳而聽者乎其知所謂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者乎廢心而用形以至於六根互用則謂之渾身是眼亦無不可而區區目眚何足以爲病歟余姑書之以

爲潤甫壽更二十年而潤甫之壽益高其目當復明如唐之張水部余以老年稚弟從君於名園綠水之中當咏韓退之詩所謂喜君眸子重清朗携手城南歷舊游者以將百歲之祝潤甫更爲一笑也

康文初六十序

往金壇于中甫長與丁長孺嘗州沈伯和以交誼聞於海内而嘗熟繆仲淳松江康孟修幅巾奮褎稱爲長兄諸公晚託末契於余余因以識孟修且交於孟修之子文初斯所謂交在紀羣

之閒者也今年文初年六十吾里中與文初游者索余文以爲壽且曰文初老而不遇皇皇旅人意葢有不合然者願得余言以解之嗟乎自于丁諸公相繼殂謝文初俛仰今昔西州之慟東閣之感往往而是至如余之不肖削跡竄逐固無足道者每不勝齎咨歎息以爲斯世之憂葢文初之不合然者如此顧獨以爲悲窮歎老負憂生之嗟而已此非知文初者也雖然嘗試與文初妄言之夫于丁諸公感槩立節抗壈謠諑之死而未已斯所謂天民之逴邈者也有人

於此視諸公之乘轅而反之朝秦而暮楚東食
而西宿曰余曷不至於公卿雖然幸而至焉亦
已愧矣繇此言之效諸公之所爲是天之勞人
也反諸公之所爲是又天之小人也無一而可
也文初雖老而不遇然讀書譚道修先人之一
行以遺其子進不絓於網羅退無靦於形影斯
殆造物之私人也已其不舍然也又何爲乎余
之爲勞人久矣近始偕孟陽爲耦耕終老之計
而文初僑居金壇時從道人逸老尋四朝七真
之跡吾兩人欲招之而未能也然吾攷陶隱居

真誥會稽淳于斟入吳烏目山中遇仙人慧車
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烏目山者虞山之
别名也安知慧車子及淳于不時時往來於其
中乎文初從我而隱安知其不旦暮遇之乎人
生百年如風狂電掣向所謂不舍然與舍然者
又何足道哉諸友曰善請以此言壽文初且屬
孟陽爲詩以招之

汪君六十序

嘉定程孟陽嘗爲余言弱冠時薄應舉之業蔪
然有志於功名偕年少十數人學騎射擊刺骨

如騰肉飛如饑鷹餓鶻今老矣追思少壯事殆如隔世而廿年來十數人者獨總戎錢君與汪君在汪雖老田間度其才略可使將數千人者也嗟夫天下承平久矣世所重獨射策甲科而豪傑倜儻之士往往以文法屈抑錢君固東南宿將也平壤之役絀於李氏有功不得封又數疆項與文吏爭故數起數躓而汪君身授農書衣襏襫從事於汚坳沮洳之閒微孟陽之言余故不知君之能若是也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錢君既被推轂當訓練之任猶將其請未下而所

謂網羅豪傑破資格以備緩急者僅見諸條議而已余思孟陽言未嘗不竊歎於汪君又思夫汚坳沮洳之間輟耕而太息如汪君者固不少矣惜乎予之不能盡知之也余觀宋靖康之事王正道獻決圍之策受命不兩日得數萬人皆願效死而張仲友以下第舉子持空名帖三十逾旬而解鼎澧五州之危易於反掌此兩人者其緩急有用視射策甲科從頌卿相者相去如何也正道之策不克用於宋而仲友旣解圍終不願爲宋用夫有才如正道而不克用則天下

之士不願爲世用如仲友者必多矣此又可以深懼也今天下方急才如汪君者其可使長爲農夫終老于汙坳沮洳之閒也耶余之知而竊歎者亦與有罪焉耳矣君今年六十其稱壽以歲之十二月田家作苦禾稼既納酌凍醪烹伏雌與比鄰故舊挈閑談譙聞余之言其不盡然而笑者幾希雖然酒闌客去秉燭夜讀亦未必不有感于余言也盂陽方游澤潞之閒古稱天下之脊戰爭形勝之地也天寒風急貫酒高歌曩之壯心得無有奕奕萌動者乎余將以斯文

寓焉

溧陽彭翁七十序

江南稱園亭之勝以溧陽彭氏爲第一往余過溧陽窮冬沍寒冰雪彌望思一游而不可得旣而過投金之渚感貞義女之故事以謂此邦之人風流激厲意必有倜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者顧獨以園亭之勝有聞于江左乎蓋又爲愾然停車低廻久之而始去也今年春溧陽彭老廉明甫介張異度龔淵孟謁余于長安屬爲其尊人翼于翁稱壽之辭問所謂彭氏園者園之

主人則明甫之羣從也問其尊人之年曰已七十矣其家距園可數里步屧往還壺觴談笑未嘗不頽然于其中也問翁之生平則以明經待詔公車孝友篤誠不侵爲然諾與人交生死寒煖不相背負七十之誕辰通家子姓從明甫之後執爵而拜于堂者非分宅之遺孫則下泣之稚子翁所爲翼而長之者也翁其真貞義之鄉人不愧丈夫女者與向所爲倜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者翁殆其人與翁既不得爲世用而孝廉圭璋特達射策甲科高明顯融所以壽其親

者未艾高文大篇祝嘏之辭其必有取於此矣雖然翁惟老于明經抑沒不爲世用故其倜儻感槩精華壯往之氣寬然而有餘而優游難老長有其山林花鳥之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翁既已知之矣則夫高明顯融世俗之冀望于子孫者何足以滿翁之一笑乎人亦有言名與身孰親貞義之女全人以自沉視世之死名死權者其與幾何繇此言之翁之倜儻感槩誦義無窮者翁視之猶昔夢也而况其它乎此可以爲翁壽矣余不習爲祝嘏之辭姑書是言以復于

孝廉他日歸耕訪翁瀨沚之上坐彭氏之園命觴而長嘯翁其以余爲知言也夫

陳孟孺七十叙

歐陽子既作集古錄序因自稱每有所作謝希深尹師魯伸紙疾讀便得深意而嘆二人者之不及見也歐陽子之于文至矣而拳拳于謝尹若此豈文章之道作者難而知者尤不易與雖然固未有不能作而能知者也余冠首時每一屬筆不能自休抽黃對白東塗西抹未嘗知學爲文也而見者交口訹之浸淫二十年始自悔

其少作盡抹去之以庶幾求當于作者之旨字
鉥句劌縮恧不能出閉以示人人或反唇相斥
笑有蒙恥自媿而已里中陳孟孺先生獨稱余
文不去口有斥笑余文者必面叱之居嘗語余
必我也爲子謝尹者余聞之滋媿然余猶不能
廢作閉猶出以示人博人之斥笑而不辭者徒
以陳先生也嗟乎孟孺之肆力于文章不可不
謂深且篤矣高文豐碑崇論博辨以躋于世之
文章家如所稱弇州大函者固知其不願爲輩
行矣以孟孺之能作則固不可謂之不能知也

以余之不能作而累孟孺之能知將孟孺繇此
而損能作之名此又余之所大恐也然孟孺之
爲人長者不妄許可出游長安遇文章鉅公未
嘗少貶辭色而獨以謝尹借余則余終不能自
已于媿矣今年戊午孟孺年七十徐生于王過
余曰願得一言壽陳先生先生固欲之也念無
足爲先生言者逡巡久之而又有感于歐陽子
之言所謂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其病
蓋莫甚於今日以孟孺名德翛然長爲祭酒鄉
邦之士友有所考問其猶可免于面墻乎先王

之遺書與夫先民之話言尚不至於澌滅而橫目二足之徒其猶知有典刑矣乎余雖不能爲歐陽子而歐陽子之憂其可免矣虞伯生以爲學之說告蜀人而曰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有以推先世之學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然則余之壽陳先生者其亦有厚望于桑梓也哉

似虞周翁八十序

似虞翁以醫名吴中吴越之間以爲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

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
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
與魏生游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
伎負牆人聲簫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
飄沓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
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
翁既以醫游賢士大夫又時時游少年場與游
于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
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
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茗上吴允兆聞翁善歌且

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歌
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覗漢爲歌一詩罰
籌蝟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
舟中翁晨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
令章巧避我何難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
兆跣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沸濤水日上舂
乃刺舟而別凌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豪舉
雅客翁晚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
錢米遺錦衣家錦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
去錦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

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庋好行其義自如中秋
必泛舟虎丘晴雨無間婆娑按節不減少年時
而又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乎
嘗嘆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閭井之近憂虞煩
苦嘗蹙蹙刺人眉目間嘗試入翁之庭木秀而
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舒
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陵之
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
宛宛然在閭井閒而予特未之覩與諸君子之
奉觴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既稍敘翁生平與

其行義而又及閭井之近事徘徊感嘆若此使夫閭井之人知翁之所以養生盡年優游耄耋而享太平之樂蓋有所本焉非苟而已也

壽何嶧縣序

萬曆庚戌之春商榷何先生以嶧令需次選人得滇南幕先生過余嘆曰余髮種種矣折腰一官羈紲萬里獨不畏老椽笑人乎余且歸矣先是旬日余拜史官命初入玉堂之署畿輔方喜雨先生爲余賦霖雨行音節激昂殊不類山澤之癯不意其遽勇退若此也及余還里門求問

所謂老櫞者蓋先生少讀書東海上有鳥啣柚實遺于樓下久之其蔭蔽樓玄實累累如斗先生顧而樂之吳人呼柚爲香櫞先生亦呼之老櫞云歲丙辰先生年六十于是先生屛居海上飲酒賦詩摩娑老櫞下者又七年于此矣嗟乎古之達人于所有嘉木美蔭坐臥嘯歌其下者蓋莫不留連婉戀比之美人良友焉而殷東陽桓大司馬之流嘆生意之婆娑感攀折而流涕木葉落長年悲殆亦勞人志士所不免者視先生于老櫞何如也先生治嶧法不當左遷左遷

不當得滇幕功名之會可謂巧左雖然人世何
嘗之有柚一而已柚呼之則柚櫞呼之則櫞枳
棘呼之亦枳棘耳柚之芬芳自若也即令沉淪
蕪沒與戴瘦銜瘤者俱朽柚終不泣血以自明
我知其不化而爲枳已矣先生又何病焉先生
爲余從祖憲副公之壻憲副公宦游時先大人
方壯盛兩從叔翩翩少年歲時伏臘與先生輩
徵逐讌飲有承平王孫之樂去今二十年所耳
親知賓從老者墓木已拱少壯者亦宿草矣余
兒時嬉戲几筵追陪笑語之地僅有存者無從

過而問之先生年甫六十歸然如魯靈光之獨
存追而道之有不勝感嘆者矣先生過此日婆
娑老櫞下益知夫夢幻之無嘗而飲酒賦詩以
全其天年者之爲得也庶幾不爲老櫞笑予余
乃爲老櫞之歌以遺先生俾歌之樹下引滿爲
壽歌曰青禽來兮嘉樹生被綠葉兮帶朱莖有
美人兮託嘉名合槐榆兮爲弟兄櫞離立兮海
之濱蔓草叢生兮枳爲隣荒江寂寞兮月明無
人碧樹冬青兮憺陽春柚爲櫞兮櫞爲柚覽察
草木兮變不可究槐忽忽兮欲盡柳依依兮非

舊櫞有香兮柚有芳落玄實兮薦碧藥木蔭老櫞兮欣樂康貞松文梓兮永相將

趙敘州六十序

吾友文度趙君以太子少保文毅公之蔭歷官至敘州守謝事歸里而其子太史州守射策甲科同年鵲起越四年爲崇禎之庚辰君之甲子一週里中以爲盛事相與具羊酒舉觴稱壽而太史先期請予爲祝嘏之詞余爲兒時須慕文毅公之風節如高山大岳魁偉奇特望而使人敬憚者也長而與君兄弟游君方愈門第衰落

慨然思一振起讀書纘言攻苦嘔血知其爲勞人孝子不隤其家聲者也及其牽絲入任在西曹以平恕聞守大郡以廉辦聞中蜚語挂冠以歸蜀人迄今尸祝之當逆奄亂政時感憤填咽篝燈草疏屢欲上而未果及太史抗疏歸君大喜過望酹酒告文毅曰先人有孫吾有子矣迺君生平趾美娠賢前暉後光殆亦斯世之完人而造物之私人也已君少善病好養生修煉之術以余之衰老時時欲引余爲采真之游今之所以壽君者蓋莫先于此洪範之建用皇極也

斂時五福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曰攸好德則壽富康寧兼舉焉神僊之書著于石函玉札者亦曰淨明忠孝陶隱君真誥亦謂貞廉忠孝之人積行獲僊不學而得縣此觀之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以登真度世者神僊之書與洪範九疇固未嘗不相合也君矯志厲行繼文毅之箕裘又能使文毅之風節勿替于後人惟忠惟孝兼有之矣以皇極淨明之道徵之壽富康寧與登真度世皆君之緒餘也自古仁人烈士多在金房玉堂之閒比干在戎山李善在少室皆

以至孝至忠爲標世傳文毅公歿爲僊官當亦在一千四百年進補之例而君之積習忠孝蓋所謂功在三官根葉相傳者虞山亦僊山也慧車之虹景招眞之銀筒彷彿在焉以虞山爲武山少室于登眞度世亦何有哉以此爲君壽不亦可乎太史曰善敬授簡以侑南山之觴且以忠孝好德括神僊之道請以此補傳鴻範者之闕

鄒孟陽六十序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

士生而有聰明特達之才英偉奇逸之氣以日趨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塲一再試之而不效則其才華鋒刃不能無所屈折已屈折矣而又不禁其躍出以與之爭於是乎得則慄慄失則鞅鞅終身弱喪而不能保其天年此不聞道之故也聞道難矣其次則莫如近道之人氣濡而欲寡行安而節和其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塲試之而不折委之而不爭如駕安車以行千里之途優游容與即累日不至而無契需摧絕之患此古之君子所以能養身盡年者也武

林鄒孟陽少與聞子將嚴印持兄弟以才名著稱吳越間如唐人之所謂四夔者久之皆連蹇不遇海内爲之嘆息而孟陽行年且六十矣孟陽之爲人孝友忠信如古壹行落落穆穆淡於榮利去年遊天台度石梁爲文以紀其勝歸而吊余於倚廬執手閔默視其眉宇有道人靜者之風蓋其天質近道又蚤奉敎於雲棲得唯心淨土之旨斯其所以坐進此道而養生盡年又其餘事也與往吳越之間以文章聲氣相慕說者凡十餘曹四十年來如矍圃之觀人去者已

過半矣而武林諸子俱無恙印持棲息山中縛禪習觀經時不出子將買舟湖上弋風釣月與玄真天隨爲侶而孟陽與二三子探禪說之味窮山林之樂雖其盛壯之時所謂聰明英偉者已覺其嚼然無餘而况於人間之功名富貴煙雲變滅者乎人生百年會當有盡惟聞道爲不朽余於孟陽生辰爲壽不能以無言而稱引拱璧駟馬之說以先之孟陽以吾言示子將印持輩舉觴引滿相視而笑他日用以交相祝且交相勉焉可也

嘉禾黃君五十序

今天子採輔臣議省直之士登賢書乙榜者胥入國學大司成爲教習絫預制科辟召之選于是嘉禾黃君屢試國學皆第一 天子將臨軒清問不次簡擢而君年甫五十其子濤游于吾門乞一言以爲賀君之祖學士公爲隆萬閒館閣名臣能文章負經濟未及枋用其父中丞公名德歸然爲時羽儀君服習家訓攻苦力學數踏省門不貰當世今乃以乙榜得見拔擢矯首厲角于闢門開窻之日斯已奇矣東漢黃瓊隨

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
朝堂莫能抗奪而韓退之以謂房太尉之孫生
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能君
以學士為祖以中丞為父與黃房二家之子孫
何異學士在館閣中熟習掌故講求國朝故事
珠林玉海遺書滿家君將挾以應　明主之求
邇英之召問天章之筆札使當宁從容漏刻咨
嗟太息因以知先朝儲才館閣良有深意不當
夷史官於卜祝廢東閣為車廐其取禆于　君
心國事豈淺尠也記有之五十曰艾服官政孔

氏曰五十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得專事其官
政也先王之治天下儲峙人才雍容養育而徐
收其用四十而仕五十而服官使之閱義理更
事變四十年宣勞於國然後懸車而致事非如
後世促數而求之鹵莽而用之馳驟斬伐而日
不暇給者也君今五十在成德更事之年而又
當　聖主求賢圖治宵旰不遑之後一旦得白
首魁艾之士坐論廟堂諷議帷幄使　聖主知
任用老成師先王雍容求治之意亦當自君始
豈特爲君賀而已哉更二十年君當懸車以老

而壽之服官宣勞者又將爲國之老成人矣余以遺民野老登碩寛之堂把酒談讌君當張余文于壁間引滿更酌而重拜余之知言也爲書此以俟之

壽閬谷禪師七十序

自萬曆間紫柏老人以弘法罹難而雲棲雪浪憨山三大和尚各樹法幢方內學者參訪扣擊各有依歸如龍之宗有鱗而鳳之集有翼也及三老相繼遷化而魔民外道相挻而起宗不成宗教不成教律不成律導盲鼓聾欺天誣世譬

之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狐狸鰍鱔羣舞而族啼固其宜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佛門視之豈不信哉當此之時聞谷禪師獨與雲棲憨山燈燈相續抱道晦跡謝去榮名利養翛然自遠於水邊林下蓋廿年於此矣今年師自八閩反於瓶窯世壽方七十尚寶卿王君輩爲師幅巾弟子屬余以一言爲壽夫師方息心寂觀視其示現之身與虛空等乃欲以世壽祝師譬諸愚人欲以長繩量虛空豈不迂而可笑乎雖然至人無己會萬物以爲己師以大悲智悲愍

衆生值魔外之交訌覩剎竿之倒植其必有不能舍然者矣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救諸病苦於喪亂世作大力王息諸鬬諍時節因緣皆在今日是故師當爲衆生故現壽者相一切衆生亦當焚香頂禮祝師爲衆生故現嘗住身如是則吾以衆生之願力祝師雖繩量虛空亦未爲不可也吾聞如來以無上法付囑大阿羅漢不得滅度而大迦葉訶慶喜由其默然不答令佛世尊早入涅槃作突吉羅罪懺悔然則師之住世固當如大阿羅漢承佛付囑而我輩之頂禮祝

師他日殘結未盡殆一免懺悔之亦端乎尚寶

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八

序十一

侯母段宜人六十壽序

故太傅謚榮康虞山侯公尚壽陽大長公主遭
國家承平蒙休席寵管宗正領朝班者四十
餘年　大長公主甍榮康有子昌胤今官繕部
郎則段宜人所生也宜人今年六十長安賢士
大夫與其子游者登堂介壽稱萬年之觴而以
其詞屬余昔者孔子論詩以關雎鵲巢爲始漢
之儒者劉向匡衡勸戒於成帝之世其於匹配

之際生民之始可謂精且詳矣關雎之德徵於麟趾而其化極於免罝鵲巢之德徵於采蘩而其化極於羔羊夫以干城之武夫退食之大夫何與於閨門匹配之事而詩人比物連類引而歸之於二南然後知夫周之盛世教化行風俗美賢才衆多在位皆節儉正直其原本皆始於房中而劉向論次列女傳與洪範五行陰陽休咎之應相爲表裏此其義可深長思也　太長公主親承　仁聖　慈聖兩宮之陰教洋洋乎關雎之風宜人實繼之仰事榮康俯育繕部斯

鵲巢之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者矣以戚屬言之
繕部之於國家殆亦公子公姓之屬也繕部服
官所至著聲跡有羔羊節儉正直之風其於公
侯爲干城腹心則又非中林武夫之可比凡此
皆宜人之教也原本而言之則皆　壽陽之遺
休而　仁聖　慈聖之餘福也今日之燕喜豈
獨爲宜人賀而已哉　聖天子在宥天休滋至
皇太子加冠出閤中都上合幹連理之瑞
天子命閣臣賦詩未幾奴揷叩邊求貢如終軍
所云衆支內附解編髮而蒙化者宜人之稱壽

適當此時豈非人世吉祥善事哉　天子懋修六宮之政珩璜琚瑀之訓自家刑國關雎之化行而洪範五行之論寢而不作中都之瑞應所自來也雖然合幹連理草木之瑞也宜人躬有鵲巢之德教其子爲羔羊兎罝之臣此所謂人瑞也繇此言之奇木連理之瑞與元狩並稱者殆不如侯氏之庭令妻壽母考鐘而伐鼓者其瑞尤足徵也考劉向匡衡所論奏風化之義則徵瑞於今日其亦可知已矣余舊待罪太史氏思頌述　國家關雎鵲巢之德以繼二南之盛

於宜人之稱壽爲祝嘏之辭又因以徵盛世之符瑞所謂不一書而足者也是爲序崇禎戊寅四月

顧毋王夫人壽序

王夫人者故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之配也光祿未第時與予先君友善余兒時從先君造門光祿呼爲小友拜夫人堂下自時厥後過涇里必起居夫人二十餘年矣戊午正月夫人年七十契家子某屬余爲文以壽余初謁光祿光祿以吏部郎里居門庭蕭寂凝塵滿座巳出

見與淳兄弟摳衣低首頌禮甚嚴余淩厲蹋踧麈拂拂上覊貫意豁如也後數年光祿辟講堂於東林蘭蕕消長朋徒雲集又數年黨議漸起以謂裁量執政品覈公卿有甘陵汝南之譏逕里咫尺之地風濤相逐余以閒過之捧手屏足猶恐餘波及人洶洶如也光祿殁闔棺而論定與淳兄弟名行茂著諸孫嶄然露奇設帨之日羅拜為夫人上壽夫人追念二十年事菀枯寒燠變換於尊酒閒停盃慨歎與家人相勞苦也予觀王章下廷尉獄章小女夜起號哭曰平生

獄上呼囚數嘗至九今八而已我君剛直先死
者必君而孔融被收男女寄他舍兄渴飲主人
肉汁女曰今日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士君
子竪節抗論蘊義生風遭時不幸不惟我躬之
不恤而其家人婦子流離酸楚之狀至今有餘
痛焉光祿既高明令終遺休未艾而　國家寛
仁無跼蹐鉤黨之虞夫人得以優游高堂奉觴
上壽夫人北向而祝告戒子孫以無忘　聖天
子之賜則是舉也其可以爲嘗事而不書乎謙
益受知光祿又與與渟兄弟游于夫人之稱壽

也喜而書其事且身待罪國史則夫頌　國家有道之長迥異於前代以昭記簡冊者固史臣之志也

畢母孫太夫人八十序

新都畢公孟侯以正直忠厚表率西臺海內望之以謂夫人長德而不知其年始服官政父母皆稱具慶也今年春畢公以京兆少尹休沐子舍母孫太夫人年八十余讀京兆所著乞言太夫人貞順母儀之行與詩書琚瑀之教蓋嘗敬姜曹大家之倫亟祝頌禱之辭非所以薦於太

夫人也其可稱述者則太夫人母子之間乎太夫人博極羣書身在閨閤中能指畫天下大事故少保胡襄懋公被逮太夫人尚稚齒夢伏闕廷爲少保上疏白寃狀至今猶能省記其語居恒教誡諸子必稱引古誼京兆寇柱後惠文巡行四方猶廑廑傳勅不絕也嗟乎當嘉靖之季年阿附宰執蠭起攻少保者皆列瑣闥甫齒牙以謂戍丈夫者也太夫人一婉弱女子職不出組紝紡績之間而爲勞臣憤盈見諸夢寐太夫人之巾幗也不賢於世之大冠乎其夢也不愈

於人之視而畫乎京兆奉母師之教忼慨發攄
楮柱西臺者數年太夫人之夢不啻於其身親
見之有開必先豈不信哉京兆在西臺距太夫
人少時幾六十年矣太夫人數省覽封事視嘉
靖季年事如何京兆自西臺出甫歷星霜臺綱
國論比年來下上如何太夫人當稱觴上壽與
京兆家人私語從須及之亦頗爲停杯歎息否
也自去年建夷難作舉朝捧手愕眙恨不起少
保於九京而用之太夫人夢中之語六十年如
執左券京兆趣駕還朝以太夫人之遠猶入告

我后且以諗於僚友雖欲不著之廊廟也其可得乎夫漆室女之嘯魯也與嫠婦之恤周也當事者不自憂而又欲禁他人之憂而婦人女子出而憂之今固非其時也而又有京兆爲之子太夫人可以勿憂矣六十年夢中之語可以不復省記矣京兆以此稱壽太夫人而太夫人爲之歡然引滿則庶乎其可也余固不能爲巫祝頌禱之辭也雖然余之爲巫祝頌禱也則豈惟太夫人母子閒而已哉

林母吳太夫人八十序

萬曆戊午建州夷躝遼東大司馬傳檄徵天下兵羽書首及南都南都兵多游閒市兒一旦聞調發之令人抱妻子牽衣哭抵死不欲行閩中林克武先生守南職方郎申儆軍令以大義激勉士卒南都兵旬日而發不後師期先生之教也是年秋先生伻來視余余訪職方署中事且問訊先生母太夫人伻爲余言先生當溽暑時指麾軍書飄至夜分蚊蚋攢面肩髀類墮如壓石猶激昂不少休太夫人屛營却行須先生之入酌醴捧冰以相勞苦猶復問邊報警急若何

士卒行役何日其資糧屝屨得庀具否也先生之憂國也與太夫人之憂其子也斯已勤矣雖然太夫人之憂不獨憂其子也亦以憂國也夫遼左一隅受兵禍未必及於南卽及於南有參贊諸大臣在責不尚在職方而先生獨引以爲憂太夫人又以其子之憂爲憂豈所謂太姒計者歟日者兩彗竝出翼軫氐房之閒光怪燭天余數中夜起候吾母數夜起勞余曰吾聞彗帚也帚以掃除逆虜子且就枕矣無庸憂也余自此蹴踖不敢復夜起比聞先生母子閒語心又

奕奕然如無所薄也嗟夫爲人臣子者猶家人也家之有傔從臧獲其憂虞疢疾未有不同患者也遼左有事而南不得安參贊諸大臣有事而職方不得安職方有事而先生母子舉不得安卽以余之不肖欲以閒居奉母而一意於稷黍稻粱之事亦豈能晏然而酣寢也歟令憂國者胥若先生母子則四郊可以無壘而小人有母亦可以無歎於室矣是尚可謂之太奢計歟詩有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古之勞人志士悔小明之仕而懷孔邇之恤其一時家人婦子隱

憂私語國史採之太師聽之至今猶播之咏歌
然則先生母子之閒其亦可以紀述也矣先生
往司理吾郡諸博士弟子之有聞者皆召置門
下而謙益其首今年太夫人年八十諸弟子咸
往爲壽而以其序屬余余故畧生辰爲壽之嘗
辭而述先生母子閒之憂以爲憂國者告焉且
爲之祝曰太夫人益健匕箸先生謀國當益長
余自此一意於稷黍稻粱之事而不復以夜起
憂吾母也夫

馬母李太孺人壽序

今天子天啓元年孟春三原馬侍御奉其母李太孺人祿養於京師侍御之同年同官友君孩未輩胥往爲壽而屬余爲其敘太孺人之生辰實九月十八日而諸君以孟春上壽春於令爲發生於五嘗爲仁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之時也又天子新改元萬壽無疆實惟其始諸君以是月上壽所以象太孺人之德且慶其遭也嗟乎太孺人以盛年自誓子啼女嗥家貧如洗譬之天桃穠李不獲在和風艷陽之中而雪霜雨雹交加回互有顛頓槁落而已豈自意有

今日哉太孺人生七十有八年矣侍御起家襄陽令入爲名御史持橐攬轡登車有光孫枝蘭茁寵命滋至窮陰沍寒久之變而爲陽春長松巨栢冬夏青青而又當和風艷陽之日桃李紛披於前芝蘭羅生於下則人亦有不勝歎羨者矣所可爲太孺人慶者此也而吾以爲又有大焉者當　神宗之末造班行寂寥奏囊嗔咽天地閉擊斂揺落凄然如秋旣而兩朝登格鼎戚相逮以時序言之則所謂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而更始之會也今也沖人

在上俊乂盈廷宮府晏然無事國家之窮陰沍寒亦將變而爲陽春而太孺人以此時奉觴稱壽不尤幸歟當　天子改元之日侍御與諸君繡衣法冠上殿呼萬歲退而垂扆委佩以朝太孺人太孺人顧視堂戺之間與子姓列拜進壽者皆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而遷羽鵷鷺者也太孺人居恒教誡侍御曰必報國無負　聖主諸君稱觴沃洗笑語卒獲太孺人以斯言傳勑諸君燕及朋友媚於天子太平之盛事可以被管弦而著圖史太孺人之慶顧不大歟改元之

月　天子方加元服籍田辟雍之政次第修舉
侍御與諸君奉太孺人之教善事　聖主養老
乞言仁及草木將于是乎在余從太史氏後紀
載國家之盛以比於李翺卓異之記如太孺人
者蓋將不一書而足也姑引其端若此云

吳母程孺人七十序

新安吳母程孺人年十八而嫁二十一而寡誓
死撫孤凡五十年而春秋七十今年三月爲設
帨之辰其子長孺排纘其苦節懿行告於四方
請爲稱壽之文余讀之而歎曰生辰爲壽之詞

非古也是人子之所欲致於其親而宗黨親串之所以交相爲頌祝者也若孺人之壽則邦家之光海內之吉祥善事而非一家之私慶也其爲詞焉可以已乎國家之制節婦自三十以下年至五十則旌表其門閭旌之云者勸之之道也而恥之之道存焉古之旌門者有烏頭雙闕綽楔崇臺白堊赤角之制使見之者可以悅心而改行則恥之之說也歐陽公爲五代史載王凝妻李氏事以謂聞李氏之風可以愧士之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其恥馮道六臣之

倫可謂至矣恥之爲義大矣臣恥失節於其君婦恥失節於其夫士恥失節於其友廉恥之道興而天下國家蔑繇亂亡矣故吾謂吳母之節宜旌其在今日當閹兒宦孽寡廉鮮恥之世尤不可以不旌而旌門之典猶未有聞焉其或未講於恥之之道歟雖然孺人之節蓋亦有無待於旌者當孺人早寡長孺兄弟俱在繃褓中含荼茹蓼百死而一生至於今長孺名成行立諸孫蘄然見頭角孺人康强壽考膺受多福天之旌孺人豈不大哉人之旌孺人也烏頭雙闕巳爾

崇臺縡楔已爾天之旌之也以多福以壽考以多賢子孫白首高堂優游燕喜譬之如景星慶雲長在天地之間夫景星慶雲一見再見天下咸以爲吉祥善事而況其長在天地之間乎知天所以旌孺人之意則所以爲孺人壽者亦庶乎其可矣余舊史官也竊取歐陽公之史法於孺人之壽略舉夫勸之恥之之說以爲天下告焉而又以旌典之未下激而歸之於天則尤於司世教者有厚望也是爲敘

黃母張夫人七十序

給諫萬安黃君公讓抗疏極論權相幾蹈不測賴 聖天子保全得薄譴量移至南吏部郎復歷清班而其母張夫人年七十先是給諫之父太公七十庶嘗張君天如爲之序具道給諫左官時太公執手慰勞與其家門子姓之詳海內學士大夫皆頌述以爲美談而天如復述給諫之意以請於余謀所以爲夫人壽者余之文不足以附天如之後明矣而亦有不能不致誦於夫人者蓋給諫以彊直之資事 神聖之主指斥權奸摩切忌諱給諫因以爲去親事君爲君

之忠臣不得復爲親之孝子也三疏伏闕嚴旨譙訶朝野皆愕眙相告太公處之夷然而夫人亦能引大義自安其幸而得全者　君也亦天也今兹之稱壽也垂魚在前舒鴈行列夫人從太公北向祝　天子萬年南面而舉給諫之觴豈非清朝之休徵而舊都之盛事哉方周之盛也其臣有功而見知其詩曰將毋來諗及其衰也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詩曰憂我父母四牡之不遑也其君知之其臣亦以其君爲可告也故其詞比於傷傷而不敢怨北山之不均也其

君旣不見知其臣亦不敢以來告自矢也故其詞比於怨怨而無所傷傷之與怨其周室盛衰之際乎給諫以忠言見知　人主將毋來諗不告而得所欲君臣父母之間傷且無之而况於怨乎留都爲豐鎬舊京夫人從容就養燕喜稱壽潘安仁所謂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者庶幾似之然而太公與夫人俱健飯不若潘氏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也諸孫胚胎前光冠劒偉然不徒席長筵列稚齒也給事蹇蹇匪躬白華潔白不若安仁之失身賢朝以拙

者自命也以此三者爲夫人壽幷以獻於太公不亦可乎天如曰夫子之言善哉雖然以夫人家門子姓之盛傲潘氏之奉母不若稱四牡之詩所謂將母來諗者幷以誦吾　君也稱夫人之子比四牡有功之臣稱給諫所遭之時所遇之主比於成周之盛世斯可謂善頌善禱已矣請書之以爲序

益都任氏壽讌序

崇禎戊寅侍御史益都任君枝　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州郡一歲還報　天子

以君爲能詔復留一年乃以庚辰之秋報　命
而任君之父太公與夫人壽考燕喜適當覽揆
之辰君以便道過家上壽於是君之屬吏郡守
陳侯輩推公之意屬余爲祝嘏之詞余嘗讀詩
至四牡北山二章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四牡之
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母其詞蓋未嘗不
怨北山之詩亦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其怨亦
未嘗有加於四牡然是二詩者何相去之懸也
四牡之詩敘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之怨
臣子不知也其父母亦不知而人主知而勞之

故以來諗爲說北山之怨人主不知也其大夫亦不知也而臣子獨知之故以獨賢爲刺知與不知之閒其說與刺之分乎任君令榆次治行第一　天子親擢居西臺又數以知兵爲朝右推轂　上識其姓名需次大用可謂見知矣今之歸而稱壽也繡斧在戶輶軒在門太公冠柱後惠文率其婦子北向祝　天子萬年豈非有功而說乎四牡之詩次鹿鳴之什也忠臣嘉賓禮樂光華則作歌諗其勞北山之詩次谷風之什也朋友道絶怨亂茲興則不均告其病今之

稱觴上壽陳詩合樂其次於鹿鳴而不次於谷風也亦明矣自今以往君將爲　天子經營四方贊助天保采薇之盛治其不遑將父將母也固當比於四牡之臣子太公夫婦慷慨行義能使其鄉人抗詞諭虜保全閭里君雖經營四方其爲將父將母也亦大矣又豈有不含然者乎六月之詩美吉甫之燕喜受祉來歸飲御而卒之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以文武征伐張仲以孝友處內宣王以此成中興北伐之業况以孝友之臣而任征伐之事四牡之勞臣郎六

月之共武也其有功而見知知而說也又豈可勝道哉今日之燕會君臣父子之義備焉小雅之廢興係焉非獨任氏一家之慶而已也陳侯曰善哉以四牡之詩爲任公祝又以六月之詩爲

聖天子祝善頌善禱其爲祝嘏也又何以加焉請書之以爲序

甬東陸氏壽讌序

甬東陸生符字文虎以文章志節見知於余其父及嫡母春秋皆六十後先稱壽文虎自傷其不遇無以爲父母光寵且悲其生母之早世也

爲文以請於余累數千言余讀之而歎曰善哉
斯可以壽其親矣韓退之之稱歐陽詹以謂父
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
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退之
之云蓋爲詹之父母言之也若文虎之父母潔
身修善教其子爲白華之孝子其所期於文虎
者殆有異於詹之父母則文虎之以志養志者
可知已矣而又何歆焉世俗之所謂有子者錦
衣鞶帶自天賁錫騰譽之章連帳而至佐觴之
實阜階而陳文虎心艶之以是爲能光寵其親

則夫國老之門上公之廟稱詩獻頌呼千歲而祝萬年者其亦可以爲光寵歟囙予之淹抑不遇而睥睨其親豎兒傖父肆其揚揚奴僕下賤咄咄腹誹文虎之所爲黯然傷心也文虎其以世之公卿大夫爲賢於傖父奴僕而朝市之間爭名爭利者不猶夫揚揚咄咄者歟文虎奉其親以潔身修善身爲白華之孝子哀衣博帶奉觴隞詞巍峩河嶽之容而鏗鍧金石之奏我知爲父母者必相顧而歎曰幸哉有子相與歡然舉一觴矣今天下不爲無事以文虎之器資馳

驅皇路不入而離部黨之籍則出而膺師旅之事安得如今日者居隱畏約以其盛年暇日侍几杖而御板輿乎文虎歌南山之什笑語卒獲退而歌北山歌小明燕喜之餘相與瘉然太息停觴而輟樂然後益知夫今日之燕會真不可易得也矣余喜文虎之能壽其親自傷其僇人鮮民而無以與於斯會也作角東陸氏壽讌序

序十二

方太夫人鄭氏八十序

余讀詩至六月之序未嘗不廢書而嘆也當周之盛時鹿鳴四牡之詩作于上而棠棣伐木南陔白華之詩行于下陰陽理萬物遂諸夏强盛而四夷不得以交侵及其衰也反是繇周以來何獨不然然而小雅之廢興其徵見于世者莫著于家人婦子燕饗告語之閒則君子得以覽觀焉萬曆庚申西安方孟旋之母鄭太夫人壽

八十孟旋東修厲行壹舉足出言不敢忘太夫人孝子之善養而潔白者莫孟旋若也而又敦篤友誼嚶鳴之說饗春令之急難如懼不及登其堂者莫不有既具既翕終和且平之志焉孟旋宦于南爲職方郎南京豐鎬舊都士大夫雍頌燕游寡京雒風塵之慨故孟旋得以餘閒請假爲太夫人稱壽斯又可謂有古者鹿鳴四牡燕勞羣臣之風矣嗟乎小雅之不作也有小明之悔仕而恩禮微有谷風之刺俗而交道乖有北山之怨勞蓼莪之告哀而親養失士大夫翔

回其閒覺㦂焉如窮猸驚鳥蹰躕躕躅之不暇其能有酒醴修瀡婉愉以奉其親而燕及朋友乎卽有之爲之親者其又能和樂安燕欣欣然喜而相告乎善哉孟旋之壽太夫人也小雅之作吾有望矣孟旋之爲人忠孝誠信易直子諒官雖在郎署歸然大人長德也其視當世小明谷風之刺興而北山蓼莪之怨未已也陰陽不理萬物不遂諸夏不盛而四夷不戢也夙興夜寐哀樂慮歎不能自解于心斯仁孝之至也天地和順之氣氤氳降與而訢合于孟旋母子之

間是故今日之燕鼓吹不必鹿鳴籩豆不必棠棣釃酒肥羜不必伐木而君臣懷焉朋友洽焉家人婦子宜焉小雅之遺猶有存者斯可以觀也然則與于方氏之燕稱觴沃洗卒事而退徒以爲生辰爲壽之嘗而情無觀感者斯猶在君子之後也已孟旋以萬曆丙午與余同舉于南京孟旋弟畜余者十五年于此登堂拜母退而歌棠棣伐木者宜莫先于余矣然余文不具書者以爲小雅之廢興所關于世道甚大謹而書之則余二人之交誼固可以包舉也是爲序

姚母文夫人壽序

閭門之吳趨里門安綽楔崇臺儼然姚節母文氏夫人所旌表門閭也登其堂素題楪栒夾寔勒明樹之眉曰絳趺姚子希孟讀書奉母其中者也旌門之明年戊午而夫人始壽姚子將應進士舉遲回久之以初度之日壽夫人而後行于是姚子之友瞿子純仁何子允泓暨謙益輩相率奉觴壽夫人入門主人肅客就西階諸子降等而左辟客禮也夫人閭門而見客諸子沃洗取爵以獻諸子拜夫人答拜仰而瞻夫人之

客冰清而玉栗灑如也已而姚子率其子徧拜諸子姚子拜于前二子拜于後行列如舒鴈濟濟翔翔如也禮成諸子揖錢子子其進而稱詩稱詩以壽古也錢子曰善哉謙益請稱白華之詩夫白華之篇次于南陔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而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束氏之補南陔也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而白華之三章則曰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蓋必莫之點辱而後膳斯可以言馨餐斯可以言潔也甚矣束氏之善言孝也姚子績學勵行負丈夫之節而守處子之貞可

謂潔白矣取束氏之詩以名斯堂咏歌先王之
風而晨夕于夫人之側斯之謂以潔白養矣雖
然白華之在小雅與由庚諸篇相比而禮燕飲
之有笙歌也笙既奏南陔白華華黍而後歌吹
相間自魚麗由庚以迨于由儀蓋古者孝道隆
即時和年豐陰陽理萬物遂而君臣燕樂太平
六月之詩序與笙歌之次第固可以互見也夫
說詩者以謂小雅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其
係于邦家甚大然而白華與則小雅之能事舉
矣今天下多故戎馬生郊姚子慨然蒙霜雪凌

河冰奉其潔白之身以見于吾君姚子之誦白華久矣其亦有小雅之志乎記不云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由此言之博施備物馴至于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而後白華之所謂潔白者乃全也在姚子勉之而已矣夫人聞之憙曰不亦善夫趣觴觴諸子顧而命姚子曰行矣

壽楊母侯太孺人六十序

崇禎九年十一月吳郡楊解元維斗之母侯太

孺人春秋六十維斗將偕計吏上公車爲其母
舉觴上壽然後就道太史徐君孝廉張君鄭君
輩咸洗爵布幣往與于會而屬余爲稱壽之又
太孺人莊簡公之婦而端孝先生之配也其在
母氏則以幼孫育于從兄給諫君其所以爲女
爲婦爲妻爲母閨門內外具有儀法固未可以
更僕數而史巫紛若之詞又非所以薦于太孺
人也經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維斗辭親
而事君將自今始太孺人爲女爲婦爲妻之道
盡矣而爲母之道方顯則所以爲太孺人壽者

其在斯乎予嘗觀漢元延元壽之間災異鋒起一時直言極諫摩切人主者多矣而鮑宣谷永爲最然史稱永諒不足而談有餘專攻上身及後宮而黨于王氏宣後先諫爭少文多實其所言三始之會七亡之阸謂極罷罷之思退入三泉誠亡所恨至今讀之猶欲掩卷流涕也宣之流風及其孫昱至使人主謂忠臣之子復爲司隷不知其家世何所承藉若此及觀桓少君稱先姑之言則曰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乃知宣實有母其所爲竭忠盡節痛切擊排于三始七亡

之會際無所忌諱蓋其母之遺教而史未及備
著之也　今天子神聖中興維斗將執此以往
佑助太平不當言漢季衰世之事然四方多故
虜寇交訌六符之效未奏而三始之蝕有徵易
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可不念
哉古之賢母所以教戒其子者一也太孺人居
恒熟習圖史之訓施于維斗者其不後於鮑氏
之母亦已明矣宜嘗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
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
國如饑渴者維斗年未及强仕歸然如大人長

德一旦登朝度中朝所指目大儒骨鯁魁壘之士罕有其比自今以往存亡安危將在于子之身可不勉哉詩不云乎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而與孝友之臣處內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宜後先諫爭勸人主舉賢去佞急徵傅喜何武龔勝之流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者宣奉其母之教訓留心於國家之存亡安危者其指要如此 天子方闢門開寵號咷博求維斗以張仲孝友之人抱憂國饑渴之志其將奉太孺人之教以大有爲也如宣衰世之臣豈足

道哉太孺人御長筵列孫子壽觴旣舉戒維斗而遣之諸與維斗厚善者舒鴈行列在子姓之位亦將側耳聳聽與聞其語他日當臚傳之曰此太孺人所以敎戒維斗建敎化而圖安危者也書之管彤傳之國史不第如鮑氏之母以其婦之口語僅而有傳也以此爲太孺人壽不亦可乎太孺人曰善敬舉君之觴

周忠介公夫人六十序

忠臣義士天地閒之元氣國家之優卹而崇奬之者非爲其私也所以自寶其元氣不使之沍

伏而重傷也雖然不獨忠臣義士之身後有運
命也亦視國家之福焉有如天命不嘗而景福
不再運祚促數禍亂洊仍雖有忠臣義士理之
無其人而䘏之無其候則國家從可知矣故曰
視國家之福也三代而下忠臣義士之最多者
莫如漢宋漢之李固死十餘年得見存録其女
猶惴惴戒其弟無一言加于梁氏而黨錮諸賢
收捺誅徙塗炭于閹寺之手其後以黃巾賊起
大赦黨人亦未聞有所褒䘏也有宋之黨禁錯
互于紹聖元符崇寧之閒其中一再牽復繼以

禁錮迨于紹興改元始顧念追復在南宋偏安之時而社稷之灰燼已久矣宋自元祐以後乾坤宇宙如在霧靄晦蒙之中日出而陰雲不駁雨止而轟雷猶殷此所謂大命不嘗而景福不再者也我國家深仁厚澤度越漢宋疾雷迅霆之下亦有畢命致身之徒其甚者莫如二正之季而褒卹之優且亟者亦無如二正之季若天啓寅卯之事則余所身歷也當是時士大夫踣逆閹之禍幾徧天下而吾郡周忠介公爲最烈當其得禍之時鋃鐺錯互牢戶嗔咽沸騰匈懼

曾不可以終日不及三年　聖天子施生僇死匯明風烈漆書儼星辰緯楔薄雲漢邮典之尤異者亦莫如忠介方禍之殷也如驕陽盛夏之時雷電發作天地冥晦俄而雲解雨息天清日朗支顚伏枕之餘促數如小刼而依稀如昔夢豈不快哉忠介邮後之十五年而其夫人年六十忠介之墓門祠廟儼然如神明而其子姓蘭玉森茁高明顯融里之親戚朋舊相與醵錢具羊酒往賀而徵余文以爲序夫人于設帨之日悼碧血之如新嗟白首之不作固將流涕霑襟

停盃而嘆息也已而覩家門之吉祥思國恩之
高厚又將炷香執爵北向而百拜也余故略說
緵之賞詞而稱述國家之深仁厚澤迥異于漢
宋以佐夫人百年之觴與萬年之頌焉若夫人
之内行金玉以相莊齋監以自勵所以相其夫
而昌其子者當有劉子政范蔚宗之徒序而傳
之固無所事于余言也

太倉張氏壽宴序

崇禎丁丑翰林院庶吉士太倉張君天如之母
金孺人年六十矣是歲十月初度之辰天如偕

其兄弟稽首上壽于是天如之友張君受先與其及門之徒合吳越數十州之士相與鋪筵几庀羊酒稱觴于孺人之堂下而請余爲介壽之詞余讀詩至六月之序以爲小雅既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鹿鳴以下二十二詩如伐木之燕朋友南有嘉魚之樂與賢菁菁者莪之樂育材上比于鹿鳴四牡下比于南陔白華而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出車杕杜蓼蕭彤弓錯出于篇什之中甚矣詩人之知王道也治古之世朋友輯睦賢材衆多相與講明忠孝之誼以壽

學者戶外之屨恒滿太孺人度身量腹以供諸生酒食覩非鳴爲諸生時則少窘矣非鳴爲令數年其家產益落所居小樓鬻以給官徙其家于荒江寂寞之鄉某等薄游南昌宿縣署中席門葦壁破幃敝几椅敗不可坐則緯蕭縛之太孺人篝燈紡織夜分不休晨起手挈菜蔬分授子姓臧獲錙銖秤量稍溢則動色訶詈太孺人衣敝不紉飯麄不釋左支右吾有今無儲視非鳴在廣文學舍其窘彌甚無論爲諸生時也非鳴每自傷久宦減父產念太孺人食勤攻苦早

起夜息每慨然太息久之稱觴之日踧踖無所容自恐不得比數于人子某等無以爲非鳴解也敢以請于夫子予曰固也獨不見太孺人之生日南昌之人一家之中仰父俯子齔童耇老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一邑之中士者于庠農者于野賈者于市負檐者于途緇黃者于寺觀闤索者于囹圄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若此者皆以頌非鳴之廉食其德澤而歸美于太孺人也貪酷之吏人必詛之詛之必及其父母廉平之吏人必祝之祝亦必及其父母故曰祝

有益也詛亦有損誼誠有損則祝之有益焉必也祝者之辭曰百歲千歲出于巫祝之口則人皆笑之若出于億兆人之口曰百歲則百歲也曰千歲則千歲也此信而有徵者也邠人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甚矣邠人之善祝也周公陳之夫子存之以爲風雅頌備焉豈猶夫巫祝之聒耳哉繇此言之太孺人之爲壽也大矣非鳴之祝太孺人也亦已多矣太孺人饗邦人之朋酒以是爲子孫長筵聽輿人之歌誦以是爲金石鐘鼓固將听然引滿舉萬年

之觴非鳴又何所不懌而諸子之登堂獻壽也亦何患乎無詞也哉諸子曰善哉夫子之言請書之以爲序且以徵于國史使後之傳毋師廉吏者有攷焉

松陵張氏壽燕序

松陵張異度以丁丑歲壽七十其配徐孺人少異度一歲今年五月其設帨之辰也先是異度之壽也余予在請室中不忍合樂燕會命其子孫引謝賓客客多不成享而退至是則里之士友爲孺人稱壽者相率請余乞言以當祝嘏之

詞而予其可以巳手孺人生于高門歸于儒素有手挽鹿車之勤有交儆雞鳴之誼用能相其夫子攻苦食淡茂著令德以娠育其子孫詩所謂令妻壽母孺人有焉今玆之稱壽閤門負墻洗爵而獻酬者非鄉之壽耇則國之秀民也殽不過豆肉酒不過三爵少長忻忻揖讓卒事斯可以爲儒雅之會矣異度所居泌園名士陳惟寅之緑水園也其後陳簡討嗣初亦居焉嗣初負甕出汲跪以進母御史從籬下窺之馳奏旌其母子故老至今能道之今異度與孺人衡泌

樂饑不應徵召而其子若孫懷文抱質有陳五經父子之風三百年來吳中高門鼎貴與煙雲變滅者多矣登斯堂也名園之水木猶故蕭落之步屧宛然陳氏張氏孝友文章風流相接此鄉邦之美談而吳趨之盛事也以人世之顯融赫奕進于異度夫婦之前猶春風之過耳也徵斯園之故事道先正之遺風用以佐百年之觴庶爲之所然而一笑乎里之士友與于張氏之壽讌卒飲而退者莫不百爾相戒有自古在昔敬身修行之思焉斯不獨一家之慶其亦可以

觀感也已予旣解網生還聞孺人之壽感異度
爲我却賀之意欣慨交集而又以屏居墓田未
能命百里之櫂從諸君于讌會之末也爲序其
言以詒之

涂母王夫人五十序

神宗之末年權奸錯互黨論昌披漳浦涂通政
振任在郎署中獨身抗其鋒危言素節白首不
少變而通政之子太學生仲吉當　聖主震怒
詔獄危急抗疏以救清直之臣抵冒萬死僅而
得釋遣戍辰陽道經吳門以予爲通政之故人

也契闊相存揮淚道故已而曰仲吉之母今年五十矣仲吉萬里荷戈不能追隨稚齒稱一觴于堂下儌惠于夫子得一言以爲壽庶可以解慈顏而慰游子乎嗟乎通政觸黨論遭奄禍先後立朝不滿百日所僅免者銀鐺考死耳而周中丞之禍閒關險阻相與共之夫人偕一老嫗觸中丞幼子匿海上窺户者無停屨惴惴如也仲吉之北游也戒之曰無盡言無府禍仲吉詔獄報至家人號哭相告夫人怡然曰兒之行也我故知之兒能以此死不愧其父足矣夫人之

相夫教子克引大義如此昔陽城爲司業出拜
道州太學生何蕃等叫閽籲天朝廷不聽其後
朱泚之亂正色叱六館諸生舉不至從叛令宫
詹之獄不但如陽城之出牧蕃無罪而仲吉以
此得禍歐陽詹之所謂仁勇人者仲吉奚愧焉
蕃之在六館閱親之老揖諸生歸養諸生至閉
蕃空舍中仲吉出游太學負笈而出赭衣而歸
違親之養投荒于五溪胡服之地其于蕃何如
也古之賢母教誡其子也介母之以偕隱爲無
憾也固而近于慹范母之以齊名爲不恨也節

而近于俠夫人之出而戒其子也得禍而怡然也其意豁如其言藹如也稱壽之日感　聖主之仁明思國恩之浩蕩炷香稽首以頌萬年豈以壯子不在側而顧語侍婢有刺刺不能舍然者與仲吉之不媿于何蕃也其爲蕃之歸養亦已多矣而又奚憾焉蕃之仁勇歐陽詹稱之韓退之爲之立傳然後蕃之名始立余之文不足以繼退之又不遑爲仲吉立傳然蕃雖有父母無可稱述而通政夫婦大節焯焯國史彤史胥于子言有徵焉則又退之所未及也

潘母湯節婦序

渤海張任甫來告我曰新安潘生令範母湯氏年六十矣湯之歸于潘也三年而生令範又三年而寡自誓立孤三十有七年而旌門之典不舉有司之過也願吾子賜之言將以爲徵予讀歐陽公五代史記載王凝妻李氏事于其所以論禮義廉恥愧五代之爲人臣者未嘗不掩卷三嘆焉而又以謂尤莫甚于宋靖康之難宋之公卿大夫朝金夕楚媚戎虜而讎君國者其滅絕四維蓋古今所未有也夫天下之所謂崇高

富貴莫先于公卿大夫而其所賤簡莫甚于僕妾一旦有事背主賣國者必公卿大夫而僕妾之流感槩立節者特有然則公卿大夫固不足重而僕妾亦未易輕也然而匹夫庶婦不幸而當風教凌夷之日捐軀斷臂道路環聚爲之彈指泣下而或不得以自達于有司終身滅没者有矣夫匹夫庶婦之節滅没如鴻毛而背主賣國者乃接跡于世相勸而爲之此豈可視爲細故與潘故新安甲族于今爲庶潘生之母又爲之側室然感槩立節如此世有歐陽公其必有

取于此矣今也所司不上聞宗伯不下詢烏頭綽楔之建未有聞焉豈風教休明固所謂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者而旌典不能遍與抑今之公卿大夫皆被服節義無若五代宋之爲臣者而無庸旌是以愧之與誠若是則潘母之節雖終滅沒不聞余固無憾焉耳矣不然匹夫庶婦之節不表于盛世有司之過終未可以免也余故因任甫之請而序之以徵焉且以有望焉爾

毛母戈孺人六十序

毛生子晉之母戈孺人年六十矣誕辰在今年

孟秋而稱慶以履端之月子晉之父以孝弟力田稱爲鄉老而孺人以勤儉佐之廣延名人碩儒縱其子游學以成其名稱觴之日親知賓從雜遝致辭咸相與頌孺人之壽豈而祝子晉他月之顯融高明以受福於其母爲未可量也予讀七月之詩說詩者以謂一篇之中具有風雅頌而其詩曰十月獲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十月滌場朋酒斯饗先王之世敎化行而風俗美人知有力田養老而已豳雅之與小雅之所以作也始于南陔白華而逹于由庚由儀七月之

詩雅頌之所以兼舉也治古既遠士大夫鶩于聲華富貴以求娛說其親如潘安仁閒居賦之所稱者於稽其世蓋有不勝慨嘆者矣孺人夫婦以孝弟力田起家其於所謂食鬱剝棗築圃滌場之事皆躬親爲之以率先其家人而子晉之所以壽其親雖盡志盡物亦不失其素風如所謂獲稻釀酒以助養老者毛氏傳曰春酒凍醪也疏以謂卽三酒之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也時和年豐禾稼既納冬釀凍醪田家作苦在在有之子晉以此獻于其親慈顏懌

和實朋燕喜不已足乎輕軒之扶御長筵之羅列如潘氏之所詩詡者殆不足當其一盻已矣而又何述焉子晉有志于學古之道者又少而授毛氏詩于故爲之頌豳雅使之自致于小雅詩人之義而知夫世之以顯融福祉相頌祝者爲不足道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九